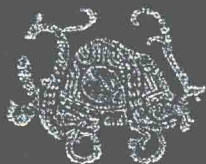


沈伟 著

明代武当山 道教艺术研究

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、白虎塑像为例



文物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圖書二種

明代嵩山 道教藝術研究

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考古研究所 中國道教研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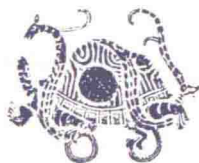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

沈伟 著

明代武当山 道教艺术研究

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、白虎塑像为例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: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、白虎塑像为例 / 沈伟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039-6335-3

I. ①明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武当山—道教—宗教艺术—研究—明代 IV. ①J1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6077号

明代武当山道教艺术研究 ——以两组真武铸像和青龙、白虎塑像为例

著 者 沈 伟

责任编辑 程晓红

书籍设计 楚燕平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(100700)
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(总编室) 84057667(办公室)

(010) 84057691—84057699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(总编室) 84057670(办公室)

(010) 84057690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荣宝燕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3.75

字 数 1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6335-3

定 价 48.00 元

目 录

1	缘起
3	讨论的背景： 武当山道场与明代皇家之关系
21	以道像为例的分析： 真武、青龙白虎
85	余论： 与道教造像艺术有关的补充说明
91	注释·图释
115	后记

缘起

武当山，位于均县（今湖北丹江口）境内，又名太和山，历来传说为北方真武（玄武）神的得道“飞升”之地。唐代贞观年间，此地始建有道教建筑，其后屡废屡建，明朝永乐（1403—1424）时，明成祖朱棣动用国家力量整体规划和营建了33组道教宫观建筑群，并敕封武当山“大岳”的称号，由此，武当山获得了皇家道场的待遇与地位。时至今日，其山下建筑毁废殆尽，而山上的各处宫观，却大多有幸得到了较好的保存，作为明代皇家宗教建筑的重要遗存及其与自然环境绝无仅有的融合

范例，武当山于1994年被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就道教建筑而言，在2002年出版的《中国建筑艺术全集·道教建筑》分册所附的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道教宫观”中，注明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的，仅有武当山的两处——金殿与紫霄宫^①。

2006年，通过武当山的实地考察，以及此后对于相关文献的检索与比较，笔者发现，在现有涉及武当山代表性道教造像艺术遗存的正式论著中，往往在其年代学或风格学方面存在有比较严重的讹误，这对于进一步的研究，显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误导。因此，本书即以武当山现存最为著名的两例真武铸像与两对青龙、白虎塑像为例，参照相关的文献和图像材料，对其制造年代与风格来源等图像学问题作出重新的分析与论证，从而提出个人的修正性意见。

为方便行文，不妨先就明代永乐年间的武当山营建情况作一背景性的讨论。

讨论的背景：

武当山道场与明代皇家之关系

武当山风水幽胜，素有72峰36岩24涧之称^②，先秦至两汉之际，就有许多道家人物被吸引来此开辟石室、修道隐栖。

武当山的道教建筑，据记载，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（627—649），其后，屡经兴废之建。至元代，武当山道观又渐成规模，元顺帝“至元二年（1336）岁在丙子，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武当殿成”，集贤学士揭傒斯（1274—1344）奉敕撰有《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》，说此时“山多神宫仙观，其大者有三，曰：五龙、紫

霄、真庆。而五龙居其首”^③。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结果，元代的武当山，确实就是以五龙灵应宫、紫霄仁圣宫、南岩天乙真庆宫为活动中心的。

揭傒斯述其始末云：

唐贞观中，均州（今丹江口）守姚简祷雨是山，五龙现，即其地建五龙祠。宋真宗（998—1022）时，升祠五龙观，赐额曰五龙灵应之观。其后废于靖康之祸（1126）。孙真人元政兴之（1141），又废于金术之兵。

……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诏改其观为五龙灵应宫，……仁宗皇帝天寿节，实与玄武神同，遂（1314）加赐其额曰：太五龙灵应万寿宫。^④

五龙宫，位于武当山主峰（天柱峰）北方偏西的灵应峰麓，武当山可考的道教建筑，之所以最早建造于此，是因为此地有“玄帝升真之时，五龙腋驾上升”的传说，并因此“以其旧隐为奉真之祠”的^⑤。

元末，五龙宫又遭兵燹，明洪武五年（1372）开始重修，“宫殿廊庑，栖止庐舍，次第一新。殿塑圣像其中，神将前列”^⑥。至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，又重建山门、龙虎殿、玄帝殿、父母殿、御碑亭、配殿、斋堂等数百间，后经嘉靖及清代的重修，规模更大，直到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最终再遭兵火焚毁。

2006年8月，笔者考察武当山诸宫观，只见群峰峻岭之间，明初所建的太和、紫霄、南岩等各大道宫遗韵犹在，一派皇家风范，而唯独五龙宫遗址一处，套用永乐帝朱棣之语，恰是“荆榛瓦砾，废而不举”（图1a、图1b），至今仍为弃置^⑦。

明代武当山的兴建，自有其始末来由，《明史》卷299“列传·张三丰”云：

张三丰……尝游武当诸岩壑，语人曰：“此山，异日必大兴。”时五龙、南岩、紫霄俱毁于兵，三丰与其徒去荆榛，辟瓦砾，创草庐居之，已而舍去。

太祖（朱元璋）故闻其名，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



图1a 五龙宫遗址 —— 玄帝殿



图1b 五龙宫遗址 —— 龙虎殿、御碑亭

遣使觅之不得。……后居宝鸡之金台观……复入武当，历襄、汉，踪迹益奇幻。

永乐中，成祖（朱棣）遣给事中胡滢偕内侍朱祥齋（音基）玺书香币往访，遍历荒徼，积数年不遇。乃命工部侍郎郭璉、隆平侯张信等，督丁夫三十余万人，大营武当宫观，费以百万计。既成，赐名“太和太岳山”，设官铸印以守，竟符三丰言。^⑧

体会该文献可知，首先，明太祖朱元璋、明成祖朱棣时，均有遣使寻访元末明初的著名道士张三丰而不得之事，由此也大略显示出张三丰与武当山之关系^⑨；其次，到了永乐（1403—1424）年间，明成祖朱棣亲自动议并“大营武当宫观”，其曲折隐晦，恰如史笔之间的“微言大义”。

《明史》卷50“志第二十六·礼四”之“诸神祠”云：

北极佑圣真君者，乃玄武七宿，后人以为真君，作龟蛇于其下。宋真宗避讳，改为真武。……国朝

御制碑谓：太祖平定天下，阴佑为多，尝建庙南京崇祀。及太宗靖难，以神有显相功，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。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，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。^⑩

本来，对北方之神“真武”（玄武）的崇祀，在宋、元以来，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本土宗教的香火传统，文献可考者颇多^⑪，此处不赘言，所以，在明代建国之初，太祖朱元璋就因为真武神“阴佑为多，尝建庙南京崇祀”^⑫，而到了成祖朱棣时，则又“于京城（北京）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”。但是，这种特别的声张，是由于朱棣在夺得嫡位的过程中，尤其借助了与真武神显灵有关的“神佑”之说，并进而将此事与传说中北方真武玄帝南下修炼而最终“功成飞升”的武当山直接联系起来。

成祖朱棣，为朱元璋第四子，洪武三年（1370）时被封为燕王，驻守北平府（今北京），掌有重兵实权，史称其“貌奇伟，美鬣髯，智勇有大略，能推诚任人”^⑬。朱元璋死后，其长孙朱允炆即位，是为建文帝，因为尾大不

掉，就采取了谋臣齐泰等人的削藩政策。燕王朱棣不服，就趁机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举兵“靖难”，南下南京争夺政权，称帝后，改年号为永乐。事有巧合，建文元年七月癸酉（1399年8月6日），为朱棣靖难之师起兵之日，当时北平天空出现了“异象”，乌云风雷陡起，犹如千军万马，朱棣在军师释道衍（姚广孝）的合谋下，借此演化成了一幅“真武显圣”之像，而反朝之逆举，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“奉天靖难”。

李贽（1527—1602）在《续藏书》卷九述及“靖难功臣”姚广孝时云：

出祭纛，见被（披）发而旌旗者蔽天。成祖顾公（道衍）曰：“何神？”曰：“向固言之，吾师，北方之将玄武也。”于是，成祖即被（披）发仗剑相应。^⑭

这不啻为戏剧性的一幕，后来，王世贞（1526—1590）在《武当歌》中一语说破：“英雄御世故多术，卜鬼探符皆恍惚。不闻成祖帝王须，曾借玄天师相发。”^⑮这一“御

世”之术，借用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的话来讲，其根本性的命运是“致使皇权由巫术的神性中发展出来”^⑥，于是，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，只是在此后被赋予了伦理的意义罢了。因此说到底，明成祖朱棣借真武神而渲染“神佑”之说的最终目的，是为了使他不合礼法途径的政权得到一种合法化的解释^⑦。

在明代初期，民间信仰之中的“真武”即“玄武”之神大致上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：首先，玄武是北方之神。根据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，北方属水，所以北方之神就是水神，“镇北方，主风雨”。同时，此玄武“其形如龟蛇”，所谓“位在北方，故曰玄；身有鳞甲，故曰武”（南宋洪兴祖《楚辞·远游》补注）。而龟蛇合体的含义，原本象征天运之象及其变化（后文详），在道教的造神过程中，它又被分离地看待，变为龟蛇（水、火）二将。因而再次，玄武象征着战神。在早期的道经中，真武神曾领有“北极镇天玄武大将军”的称号，所以到后来，它发展成为了一个“披发跣足，着袍衬铠，仗剑蹈龟蛇”的“武帝”形象^⑧。

无论就哪个方面来看，玄武（真武）的内涵，均能被明成祖朱棣用于演绎，甚至成为他“奉天靖难”的一个注脚，于是，真（玄）武神因为在“靖难”之时“有显相功”，也就会在此后得到朱棣特别的尊崇。

《明史》卷50“志第二十六·礼四”之“京师九庙”云：

京师所祭者九庙。真武庙，永乐十三年（1415）建，以祀北极佑圣真君。正德二年（1507）改为灵明显佑宫，在海子桥之东，祭日同南京。

东岳泰山庙，……¹⁹

在“京师（北京）九庙”之中，首举“真武庙”，其次才是“东岳泰山庙”、“汉寿亭侯关公庙”、“京都太仓神庙”等，可见，在永乐及其此后，真武神及其神庙在国家诸多神祠之中所获得的至高地位。

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讲，对“真武”神的崇奉，既然有着宋、元以来从帝王到民间的广泛信仰基础，那么，出于政统的需要，继续营造他的皇权“神佑”的舆论，在武当

山——这一相传为真武神的“功成飞升”之地——“大营”宫观道场，也就合情合理了。

在关于武当山道场营建的最初文献中，有永乐时任提调官钦差太常寺丞、后钦授玉虚宫提点的任自垣在宣德六年（1431）编定的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》可资检索，其中收录的“大明诏诰”中，有永乐十年（1412）三月初六日《敕右正一玄虚子孙碧云》，云：

朕敬慕真仙张三丰老师，道德崇高，灵化玄妙，超越万有，冠绝古今，愿见之心，愈久愈切。遣使祇奉香书，求之四方，积有岁月，殆今未至。朕闻武当遇真，实真仙老师。然于真仙老师鹤馭所游之处，不可以不敬。今欲创建道场，以伸敬仰钦慕之诚。尔往审度其地，相其广狭，定其规制，悉以来闻，朕将卜日营建。尔宜深体朕怀，致宜尽力，以成协相之功。钦此！故敕。²⁰

这是明成祖命武当山道士孙碧云规划设计武当山遇